

一瓣心香

一个人有灵魂，一棵树呢？

在湖北省红安县(原黄安县)七里坪有一棵大槐树，树身伟岸苍劲，得好几个人围抱；树冠横斜，绿荫如盖。在腥风血雨的岁月里，这棵大树上曾经挂过一个革命者的头颅，被当地群众称为“英雄树”。

1927年，黄安县紫云区农会会长、共产党员程昭续参加黄麻起义，后任红军第11军31师第4大队大队长。他机智勇敢，在战斗中屡屡冲锋在前。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被捕，面对高官厚禄的利诱，程昭续不为所动。于是，敌人加以重刑，用刺刀顶着他的脖子相威胁：“你要脑袋，还是要共产党？”程昭续斩钉截铁地回答：“老子要的当然是共产党！”随后，程昭续惨遭敌人杀害，头颅被挂在七里坪一棵槐树上……

此后，每年程昭续的忌日，当地群众会自发地来到这棵槐树下，为烈士点香烧纸，还将红绸布系在树干上，以表达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老槐树记下了这里的一切，历经雪雨风霜，仍傲然挺立，郁郁葱葱。

在湘西澧水河畔溪口镇樟树村，岸边生长着一排排枝繁叶茂的樟树，像一

短笛新韵

镶嵌于墓碑的军装照

(外一首)

■温 青

长进石头了
一个老兵的笑容
和石头的皱纹一样
爬满绿色的老虎藤

此时，篆刻的姓名
匍匐于墓碑的瞬间
阳光照进沉默的英灵
那一缕刀剑的锋芒
切开覆盖大地的深厚土层
岩石裸露的筋骨
牵动尘世沧桑的无限柔情

风雨就是祭奠啊
每一次洗礼
总会滋润枝蔓与花蕾
每一个笑容
都沐浴着抵达天际的雷霆
一些消息已经传回
人间，筑就了万里长城

凝固的火焰

热血的形象
是凝固的火焰
那燃尽的野草
铺展大片沃土哺育人间
慢慢就长满了庄稼
颗粒金黄灿烂

烈士的形象
是凝固的火焰
那钢铁的姿势
铸成万里长城坚固如磐
慢慢就伴生了花木
传说英雄浪漫

墓碑的形象
是凝固的火焰
那四射的锋芒
带我们攀越精神的山巅
慢慢就升起了朝阳
一路照彻初心

七十五厘米

■顾 宇

青春，集结在阳光下
被直线和方块
反复锻打
冰冷的钢铁，一次次沸腾
然后再冷却
雪花的光芒
越来越锋利
在骨骼里飘过火焰
提炼出诗意
被内心一遍遍朗诵
七十五厘米
为双脚植入记忆
从此，以崭新的脚步
去丈量祖国的山河
或者，勇敢地穿越炮火

树魂

■向贤彪

列列哨兵挺立在哨位上。开花时节芳香四溢，落叶之时红叶飞舞，构成一幅独特的风景。其中耸立在河畔的一棵古樟树，树龄已超过1200年。当年，贺龙同志曾立于树下，凝思远眺。他的一员爱将紧紧追随他，在古樟树下作扩红动员：“乡亲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参加红军就是为了自己翻身求解放，过上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太平日子！”铿锵之声在山谷久久回荡，震撼人心，踊跃报名参军的好后生络绎不绝。

不久，红军离开，国民党反动派把红军的亲属抓来，捆绑在古樟树下，命他们把当红军的亲人叫回来。可是，没有一个村民为之所动。敌人穷凶极恶地枪杀了几个红军家属，还在古樟树下堆起柴火，大肆焚烧。

当时，乡亲们看到古樟树遍体鳞伤，担心树活不成了。没承想，第二年春天，在古樟树干枯皴裂的地方绽出了新芽，竟然复活了。如今，几十个春秋过去，古樟树年年花香、岁岁叶红，成为村口最壮观的一道风景。

作家贺捷生在散文《去看一棵大树》中，深情地表达了对这棵古樟树的敬意：“父亲，你还记得吗？当你站在这棵大树下的时候，我也快要来到这世界。你看，我和你们与这片深沉又肥沃的土地，这棵死而复生的树，彼此命运相连，已经难

舍难分了。”

在黄洋界盘山公路一转弯处，有一棵皱纹很深、挂着名胜古迹牌的老树，格外引人注目。下车走近它，年轻的解说员引导游客行注目礼，并娓娓告诉大家：“这棵树是榭树，四季常绿，木质坚硬。当年，凡上山经过此地的人，都要在此歇一会儿，补充体力后再向上登攀。这棵树也是当年红军战士挑粮上山的休息处。朱德同志带头挑粮，也曾在这里歇过脚，还在树下给红军战士讲故事、作鼓动，并且由此传诵出妇孺皆知故事‘朱德的扁担’。”

听了解说员绘声绘色的讲解，所有参观的人无不肃然起敬，都过去摸一摸那棵饱经风霜的老榭树，并和它合影留念。站在榭树下，凝望弯弯曲曲的盘山小道，凝望峰峦叠嶂的井冈山脉，凝望曾经弥漫战火硝烟的五大哨口，我不禁心潮起伏，感悟到“雄关如铁旌旗壮，小径挑粮领袖忙。五里横排遗榭树，千秋蔽带胜甘棠”的深刻意蕴。

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华屋村后山，17棵松树苍翠挺拔。树上挂着写有烈士名字的小木牌，人们称其为“信念树”。历史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仅有43户人家的华屋村，17名青壮年在苏区扩红时参加了红军。为表达“革命到底、绝不反水”的坚定信念，离家前

嫂子来队

■李要军

游客情况，一边让李娟帮忙拨打急救电话。等急救车到达后，李娟才注意到王军手指上有几道渗血的牙印。

在部队学过急救常识的王军告诉李娟，当时倒地的游客是癫痫发作，为防止舌咬伤和窒息，他必须把手指伸进游客的口腔，撬开其上下颌。“你不害怕吗？”李娟问。“怕啥？遇到群众有难，军人就要义不容辞冲上去。”王军淡定地回答。

一直对恋爱犹豫不决的李娟，这时下定决心：“嫁给他！”

对于李娟和王军的牵手，家人非常支持。李娟的父亲曾是一名边防军人，母亲觉得军人善良、正直、有责任心。

王军把举行婚礼的日子定在“八一”，李娟完全赞同。她知道这个特殊的节日在军人心中的分量。至今，她的父亲在这一天都要和往日的战友互致问候。

婚后第一个春节，王军原本答应李娟回家陪她一起过年。临动身前，连队另一名士官家里突发变故，身为连长的王军二话不说，放弃春节休假，留在连队值班。不能经常陪伴在李娟身边，王军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惦念和爱：时不时给她寄去自己精心挑选的衣服、鲜花等礼物，休假在家时家务

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象征革命必胜的松树，并嘱咐家人要好好照看，等革命成功了，他们就回来……

然而，17名勇士离开故土后，再也没有回来。在乡亲们的精心看护下，当年的小松树带风沐雨，已然长成参天大树。在乡亲们眼里，17名勇士的躯体没有回来，但他们的魂魄回来了。挺拔笔直的树干，是他们伟岸的身影；风吹摇动的树枝，是他们向乡亲们的致意；深扎泥土的树根，是他们与故土割不断的联系。“华崇宜、华崇森、华钦恩……”17名烈士的名字被后人永远铭记，17棵青松代表他们守护家园、护佑亲人。

有人说，树是有灵性、有记忆的，更是坚韧的、向上的。“英雄树”“信念树”见证了历史，历经千磨万击也没有倒下，适应性好，生命力顽强，这不正是高贵的、不屈的灵魂吗？美国思想家爱默生说，一位画家曾告诉他：“没有人能画好一棵树，除非他先变成一棵树。”无数革命先烈无须画树，他们本身就是大树，把根深深地扎进大地，汲取丰富的营养；把枝叶铺展开来，为人们遮风挡雨；把树冠伸向天空，昂扬向上的力量。树之品、人之品，在这里交相辉映，展示出人间大美、人间正道；树之魂、人之魂，在这里融为一体，化作不变的信念、不屈的精神，永远那么伟岸挺拔、那么郁郁葱葱……

活全包……那年七夕，王军抽空给李娟发了一条信息：他乡纵有当月月，不及家乡一盏灯。李娟知道这不是他的原句，但她心里感到格外温馨。“是呀，国门总得有人守。”每当夜深人静想念王军时，李娟就这样宽慰自己。

因为爱王军，对连队的兵，李娟也付出许多关爱。得知新排长李伟因为水土不服长了一脸疙瘩，影响找对象，她心急如焚，四处打听求得中医偏方，李伟用了两次即有效果；得知上等兵王剑在备战军校考试时缺复习资料，她第一时间买了寄去；得知新兵赵亮常常想家，她在给王军打电话时也不忘和赵亮聊上几句，鼓励他安心服役。

这是李娟第一次来部队探亲，几个“熟面孔”都说要请嫂子吃饭，以表心意。但他们没能如愿。热情开朗的李娟一次次婉拒他们的邀请，而是有空就到食堂帮厨，或帮助他们整理连队图书室。

战车隆隆，车轮滚滚。训练拉开序幕，骤然而降的雨雪把路面冲得湿滑。王军紧紧把着方向盘，用心感受轮胎的抓力，小心翼翼驾车驶过纵横交错的沟壑……

营区里，李娟认真地给小张辅导着功课，等待王军凯旋。

军旅点滴

不怕人笑话，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自己的生日蛋糕，是在部队。

2014年9月，在绿皮火车上晃荡了39个小时的我们，终于在嘉峪关市下了车。

去营区的路上，只有冷风与漆黑相伴。下车时，我抬头瞅了瞅风挡玻璃上方的红色时钟，已是凌晨4点。没多久，我们跟着一脸笑容的老兵到了新兵班。

进了宿舍，老兵给我们每人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狼吞虎咽地吃完“扎根面”，听着副班长招呼我们泡脚的亲切话语，我心中的拘谨不安消失得七七八八。

爬上床未睡多久，一阵尖锐的哨声将我美梦中拖拽出来。满屋子新兵纷纷坐起，一脸茫然。一个战友哑摸着哨声，说道：“大家快点穿衣服，这可能是紧急集合！”

10个人瞬间从床上弹起来，开始套裤子、扎腰带。不知是谁慌乱中穿错了军装，身高1.92米的大个子战友寻找无果后，叫苦不迭地往身上套那条剩下的170码裤子。

还未着装完毕，一个柔和的声音将我们打断：“大家别紧张，这是开饭哨。到外面集合，我带你们去吃早餐。”只见副班长推门进来，向我们解释。他穿着一身板正利落的军装，腰间扎着编织外腰带，英姿飒爽。原来他凌晨安顿好我们后，还站了哨。

由于新兵还没有到齐，我们吃完早餐直接被带回班里。看着大个子战友“九分裤”下露出的脚踝，班长万分诧异他是怎么套进去的。为了避免再次拿错，班长安排每个人把自己所有的军装按要求写上名字、生日和血型。

“你是这个月过生日？”班长看到我写的日期，抬头问道。

我点点头：“是啊，但是我从来不过生日。”

“新兵营要组织集体生日，有生日蛋糕。我给你报个名，你等通知。”

“生日蛋糕？”这4个字让我心中为之一动。

我还没有吃过自己的生日蛋糕。一个蛋糕动辄百十元钱，对于我们家这样收入微薄的农村家庭来说，买生日蛋糕远不如割上一大块肉回家改善生活。每到我生日那天，母亲会为我做一顿稍显隆重的家常菜，再煮两个荷包蛋。到城里上学后，为了避免过生日的开支，我一直对同学说自己从来不过生日。

刚进军营，即将有属于自己的生日蛋糕，我开始热切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痛苦”的新兵训练开始了。站军姿脚麻手软时，我会想起蛋糕；跑3公里呼吸困难、体力不支时，我也会想起蛋糕……

一个傍晚，跑完3公里的我，拖着酸痛的双腿到饭堂吃晚饭。一进门，欢快的生日歌充盈双耳，疲累的我瞬间兴奋起来。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正滚动播放着“生日快乐”祝福语和“寿星”的名字。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我正愣神，班长拍了拍我的肩膀：“快去吧，祝你生日快乐！”我鼻子一酸，点了点头，朝电子屏幕下方的桌子走去。

一个硕大的蛋糕端端正正地放在桌子中央，上面除了水果和图案装饰，

生日蛋糕

■陈金衢

还写着“祝新战友生日快乐”8个大字。我们一一坐下后，新兵营营长挨个儿问了每人的籍贯和出生时间，并送上诚挚的祝福，招呼我们：“都是‘寿星’，自己动手吧！”或许他早就发现，这一桌子的新兵都眼巴巴盯着那块蛋糕。我也不例外，对蛋糕上那块白色的不知名水果垂涎三尺。

营长话音刚落，一桌子新兵迫不及待地开始拿筷子夹蛋糕。我盯紧那块水果，精准“夹击”，来不及端详它的水润和光泽，便急切入口。咀嚼几下，我却品出略带辛辣的味道。

“原来这不是水果，是萝卜！”望着大块朵颐的战友，我一脸窘迫。

“怎么不吃了？这可是咱炊事班做的蛋糕。”营长看着我，微笑地问道。我的窘态已经被他发现。

我赶紧将嘴里的萝卜吞了下去，同时脑子一转，答道：“报告，我想给班里的战友带一点回去。”

看着我真诚的眼神，营长赞许地说：“你们敞开吃！咱们还会组织集体生日，每个人都能吃到炊事班做的蛋糕。”

我忙不迭地点头称是，随即和战友们一起“攻克”蛋糕。

回到班里，一群战友盯着我嘴角残留的奶油问道：“好吃吗？是什么味道的？”

我抹了抹嘴角，故作深沉地说：“好吃！萝卜味。”

“你别骗人，蛋糕里怎么可能有萝卜？”

“我没骗人。首长说了，每一个人都要吃到自己的生日蛋糕。不信，你到时候自己尝……”

如今，我把这段往事讲给妻子听。退役后，每逢我生日，妻子都会为我买精致可口的蛋糕。但我总在想，什么时候能再吃一次萝卜味的蛋糕呢……

“后来，他们陆续吃上了自己的生日蛋糕，有萝卜味，有番茄味，还有沙枣味。”

“还别说，你在部队吃的生日蛋糕果真与众不同，别具风味。”妻子由衷地点赞。

我笃定地点点头。

是啊，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自己的生日蛋糕。它也是最好吃的生日蛋糕。退役后，每逢我生日，妻子都会为我买精致可口的蛋糕。但我总在想，什么时候能再吃一次萝卜味的蛋糕呢……



只把春来报(中国画)

杨文军作